



像我这样
的女人有谁
要呢。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
最后的幸福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
最后的幸福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
最后的幸福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日报社振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:5.625 字数 97 千 插页:2
印数:1—20,000 册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7—00984—X/I·222

定价:3.90 元

编者的话

自从全国解放以来，张资平的性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 40 余年了，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。

张资平（1893——1947）广东梅县人。1911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大地质学系学习，其时开始文学创作，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，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。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。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。

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，故而被斥之为专写“三角恋爱”的作家，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然而继沈从文，徐志摩、张爱玲、梁实秋、林语堂，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，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。

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，尖锐，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。他写军阀、妓女、嫖客、大亨、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底层劳动者。确实。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。

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性爱小说系列，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、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。

1993 年 4 月

美瑛二十二岁的那一年，又过了四分之三了。过了双十节后一星期就是她的第二十一次生辰。从十六岁那年起，她对她的生辰就无欢乐的心情了。近二三年来每到她的生辰，不单绝无欢乐的心情，并且讨厌她的母亲和妹妹提及她的生辰快要到了的话了。她每听见双十节快到了时，就感着一种不安——说孤寂不像孤寂，说忧郁不像忧郁，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安。

她的妹妹美琼今年也十八岁了，在县立第一中学第三年级肄业。她也到了处女的成熟期；但气质比她的姊姊比较多血的，还热烈地从事她的学问，不像她的姊姊时时感着寂寞。

“姊姊，明晚上到学堂去看白话戏么？”美琼的团团的粉脸给外面的寒风吹得绯红的，前头部的短发也异常的凌乱。她才踏进门望见厅前坐着的美瑛就喘着气说，说了后微微地咳嗽。她像逆着今年初起的狂烈的朔风，急急地走回家里来的。

妹妹的骨格完全和姊姊的不同。团团的脸儿，矮

肥的胴体，骤然地看来就赶不上姊姊标致，并且肌色也赶不上美瑛的白皙。但是还是女学生装束——一条粗粗的漆黑的单根辫子，灰衣黑裙，又另具有一种风致，美琼也还特有一种美——无论哪一个只要把她俩来比较一观察，就可以发见的健康美。美瑛的确比她的妹妹纤弱得多了。

听见了她的妹妹问她明晚上去看戏不，她好一会没有答，美琼像没有留神到她的姊姊的态度，她抱着书包直往后面房里去了。她像没听见姊姊在微微地叹息。

过了一会，美琼又出来了。

“姊——，我带了两张入场券回来了。送张给阿文妹吧。明天晚上天气好时我们三个一路去好吗？”美琼说了后把头歪了歪。

“……”美瑛只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妈呢？”美琼到后来发见了她的母亲不在家，又看见姊姊的忧悒的沉默的态度；立即敛了她的笑容，脸上也表示出一种忧悒的表情。她看见母亲不在家，一个有胡子的，年约五十岁的放高利债的黑影就在脑里浮出来。她想，哥哥完全为这件事气不过自杀了的吧。

她们有一个哥哥，名叫铨五，是C将军部下的一个营长。美瑛十九岁那年，铨五在M省境上阵亡了，铨五在小学校毕业那年，父亲死了。父亲逝后的家计不容许铨五升学到中学去。因为不能升学，他

就想干件投机的事业——想一掘万金或做当代有最高威权的大军阀。恰好那年冬，省垣的陆军小学招考，他就和几个朋友，不得母亲的许可，逃到省垣去投考，一考考上了。

在陆军小学三年间，每年年假铨五都得回来家里看他的母亲和妹妹们。这时候妹妹们眼中的哥哥——穿着军装回来的哥哥是在这寒村里唯一的人物，最英伟的人物。

妹妹们都希望哥哥能够早日毕业上进，替她们的父亲支撑将要颓倒的门户。

哥哥毕了业后，果然当了一个连长。同年在省境上捕匪立了战功，又升了营长了。这时候哥哥的年数只二十岁。

美瑛得在女子中学毕业，美琼能进女子中学，完全是靠哥哥的力量。母亲本不愿意花许多冤枉钱叫女儿们上学，但哥哥竭力主张她们要入学。

美瑛原想跟她的哥哥到省城去进高等师范的。可惜她在女子中学毕业那一年，哥哥的恶耗就由 M 省境上传来了。恶耗传来时，最悲痛的不是母亲，不是嫂嫂，是两个妹妹。其中哭得最悲痛的还是美瑛。

那年正月里，铨五回来看母亲，看妹妹们和他的童养媳——前年才成亲的妻。

铨五回来家里的第五天，他发见了母亲身后的暗影时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，说回营盘里去，永久不回来。

铨五回来两天就耳前耳后听村里人说了不少的闲话。什么“亲生的儿子不上进时就认个上进的干儿子也就不知赚多少方便了”。什么“有了那样威风的干儿子回来，讨债时候的声音也响亮些”。最初他不十分留意，但到村街上去几回都听见这类的闲话，好像是专为自己而发的。他回家里来只五天就看见江老二——放高利债的老头子，也是父亲生前的债主——来了两次，并且每次来都很不客气地跑进母亲房里去，许久不出来。铨五心里虽不从恶的方面猜疑，但马上觉得自己疑心太重了，他想，都这样的老了，哪里会干这种没廉耻的事呢。自己对母亲怀有这样的猜疑才是不孝呢，太对不起母亲了。

江老二走了后，母亲出来看见儿子时又像有点不好意思，忙向儿子辩解般地说，她蓄了有一二十吊钱，托江老二放出去生点利息。

铨五对他的母亲和江老二的态度还带有几分猜疑，问自己的妻，妻又含糊地说不清楚。最后他捶他的妻子，为她不该不爽爽直直地告诉他。妻哭了，他怕母亲听见，不敢再追问了。

到后来，他怀由种种的确实证据，证明了母亲已经把泥巴涂到亡父的脸上去了。他想到父亲在地下还要替母亲戴绿头巾时，就禁不住痛哭。在布衣店里当伙计当了半生的父亲生前为妻子劳苦万分了，他觉得在这世上再没有比父亲更可怜的人了。

铨五自正月里和母亲拌了嘴后就回省城军队里

去了。自去后半年间不见回来。当军人半年不回家，原是寻常事，不过铨五的军队开拨到 M 省境上去时在邻村经过。他也不踏回村里来看看家里的人。

七月下旬——美瑛才由女子中学学校毕业出来——铨五在 M 省境上阵亡了的信息就由县署里转到村中来了。

二

美瑛的哥哥死去的那年，她达到了处女的烂熟期，快要度她的十八周年了。生长在南国的女儿十个有九个是早熟的，美瑛十四岁的那年冬，生理上就起了变化。从那时起，听见母亲或哥哥替她提婚事就会害羞起来。但同时又感着一种孤寂，暗地里祝她母亲或哥哥替她物色夫婿能够早日成功。当母亲向她说哪一个婆家好，哪一个男人标致并征求她的同意时，她心里难有七八成的心思在希望成功，但又觉得太急的对母亲表示了同意，有伤于自己的处女的尊严；所以她对母亲所提的婚事总是反对，很勉强地加了点驳论。母亲因碰了几次钉子，也捉摸不到她的心思了。但是母亲若有一两个月不为她提婚事，她又恨她的母亲冷淡，不替女儿的婚事着急。她的哥哥在时也曾向她提明过婚事，说要替她做媒。她对哥哥的态度和对母亲的态度又不同了，她只说

了“讨厌”后就脸红红地低下头去不做声，因为她深信哥哥所提出的，将来做她的夫婿的定是哥哥的友人；哥哥的友人定像哥哥一样的英伟。她也深信哥哥定能为她物色一个合格的，在她眼中不会落选的夫婿。

母亲和哥哥虽然有几次为她提过婚事，但终没有一次成功。大概是因为她还年轻。母亲和哥哥都不十分替她着急。她对自己也说——不知是不是真心的——还想求学，还谈不到结婚的问题。

“妈，怎么样？她说还要到省城去念书呢。”她听见哥哥对母亲这样说。

“你听她说？！女孩儿到了年龄，哪个不情愿嫁，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。还是早点替她定了婚的好，到年纪长了时就不容易了。”

她听见母亲这样地回答时恨极了，恨母亲的话过于伤了她的尊严，她想母亲太看不起自己了，太把自己当寻常的女子看待了。女人嫁不嫁有什么要紧呢！

美瑛虽然这样想，但同时又觉得母亲的话也有点道理。自己心里的确在希望着婚事能早日成功，定了婚时就迟一两年成亲也不要紧。她觉得自己的婚事一日不定，身心和灵魂都一日不得着落。到了十七岁那年，美瑛愈感着这种孤寂的痛苦。在春间，母亲提起过一门亲事，但直至那年暑假还不见把这门亲事议妥，暑假过了，就无形打消了。听说这男人

是个北京的大学生，会写几首白话诗在各报章发表的新进文豪。美瑛为他描写了不少空中楼阁，只有这一次她没有向她的母亲提出抗议。

自这门亲事失败后，由秋至冬不见有媒人到她家里来了。本来她的乡里有早婚的习惯，和她同学的，岁数在十八九岁前后的女儿们，十分之九早出阁了，邻近的女儿们也陆陆续续地结了婚，有几个未婚的也早就定了婚约。其中还有一二个女友今年竟做了母亲了。美瑛望着女友们一个个地结了婚，觉得还没有订婚的自己完全是个落伍者；想到这一点，愈感着自己孤寂可怜。

在高等小学时，有一个独身的女教员曾对学生们非难本地方的早婚的弊习，美瑛现在才知道那位女教员完全是为自己鸣不平，她才知道那位女教员并非愿意独身，不过经了几次婚事的失败，过了婚期就不能不抱独身主义罢了。

自哥哥死后半年余，不见有媒人到她家里来向她提婚事了。哥哥未死之前，美瑛虽感着一种生理上的不安，但她还信赖哥哥，她想自己的终身大事要不到自己操心，迟早哥哥会替自己主持的，不过时间的问题罢了。但是现在哥哥死了，母亲是专在金钱上着眼，女婿的人品如何完全不置眼中的。美瑛愈觉得自己的前途黑暗。

——早晓得这样的情形，从前不该拒绝了那几个求婚者的。美瑛暗暗地恨自己对婚事太过于唱高

调了。生理上的不安一天一天地压迫着自己，自己的确是在热慕着男性；但总不愿意给人家知道自己有这种欲求，还虚伪地掩饰着，在反抗母亲替她提婚事。她想，自己有点作伪，由自己的作伪的唱高调终害了自己，把未来的幸福完全拒绝了。

十六岁那年冬有三个人向她求婚过了。第一个是由南洋回来的商人，听说他有三五十万的家财，母亲当然十分愿意。但美瑛拒绝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人，因为她看见了这个南洋商人丑陋的样子，并且年纪大了，由他自己打了个折扣，说是三十五岁，他的实在的年龄当然不止此数了。第二个是县立中学生，比她还小一岁，家私也还过得去，但美瑛第一嫌他年纪小了，小孩子般的；第二在这时候的她抱的希望很大，看不起什么都不懂的中学生。可是她看见了这个中学生的脸儿，又觉得他有几分可爱；有点后悔不该拒绝了他的求婚。第三个是个中学教员，年纪有二十八九了。二十八九岁配十六岁，岁数的悬隔太大了吧！但美瑛本可以不十分拒绝他的，因为他是个高等师范毕业生，也是个能独立生活的人。不过有一个使她难堪的条件就是他要娶她作填房。这个中学教师的先妻没有生养就死了。——听说是患结核症死的。有洁癖的美瑛无论如何总不情愿作人的填房。

三

不知不觉的自哥哥死后又过了一年余，美瑛又快要迎第十八次周年的生辰了。过了这个冬，算二十岁了。听见二十岁三个字，她就着慌起来。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道理，自己的心情近来会这样的紧张着。她觉得自拒绝那几个求婚者以后，永久再无这样的机会了似的。

——过了年有相当过得去的人家来问时，还是将就答应了的好。不要再自误了。妹妹一年大一年，自己的婚事不先解决，不单误了自己，也会误了妹妹的婚期。自己的婚约未成，母亲不敢先提妹妹的婚事。美瑛每想及自己一身的事，心里就万分的焦灼。近来常常失眠，夜间至十二时，一时还睡不着去。她翻过来望见在那床上熟睡的妹妹，心里异常的羡慕。

——妹妹恐怕是没有达到那个年龄吧。怎么对她的婚事像无感觉一般的。可是她也和自己一样的早熟，早过了生理的变化期了。关于那方面的知识，她比自己还要详细呢。她比自己活泼，并且还有种情绪的温柔，这是谁都承认的。但她还十五岁呢，过了年也不过十六岁，看上去还是小孩子般的，还早吧，没有人过问她的事吧，美瑛睁大眼睛，望着对

面壁间挂的四条幅美人画，反复地拿妹妹和自己比较，愈比较心里愈焦急，也愈睡不着。

——不要耽心，她在这二三年内决不至于比我先出阁的。母亲不是说过了么，妹妹才进中学，学费不很多，让她再读三两年书吧。她就不读到毕业也还得在中学读二三年，在学校里的期间内，母亲不至于把她许给人家吧。美瑛再这样的想着自己安慰自己。

——自己比妹妹哪个长得好呢？当然自己好些。这不是自夸，母亲也这样说，舅母们也这样说，并且不是单对我说的，是在我和妹妹俩的面前说的。至少，我的肌色比妹妹白皙些，这是的确的事实。我的脸儿是美人格的脸儿，妹妹的脸儿是男子像；朋友同学们也是这样说。美瑛始终不相信自己比妹妹长得坏。她想，就算有求婚的来，不问他论年纪，论面貌，论学问，都当然先及自己吧。

——但是论性质脾气呢？美瑛想到这一点有点担心。眼看见自己周围的人们——凡认识我们姊妹俩的都比较向妹妹亲近多说话，都像有意和我疏远。我虽然想和她们多多接近，但一看见她们的神气——排斥我，鄙薄我的神气，一团热烈的向她们接近的勇气也立即冷息了，准备着要向她们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这不是我的神经过敏，她们的脸上明明表示出鄙薄我并且可怜我的样子。她们中十之八九都有婿家的。里面虽有几个还没有订婚，但都是

年纪轻的。她们鄙薄我，可怜我。完全是因为我没有订婚吧。因此美瑛对她的女友们也抱了反感，她的女友们看出了她的态度，愈不和她接近。

“我们又要凑一份贺礼了。瑞儿订了婚约。”结了婚的一个女友说。

“嚼舌头！”

“是哪一家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Plus 方面怎么样的？”女学生里头用 Plus 和 Minns 两个字代表男性和女性。

“阔得很呢！上海××大学的学士！”

“晴儿，你的呢？还守秘密么？不要紧的，说出来吧。”

“讨厌！”

“我代她宣布。××银庄的……”

“你只管说，看我撕烂你的嘴。”

“我们多备一份贺礼吧。”

美瑛每次和她们相聚时只听见这一类的话——异常刺耳的话。她当然参加不进去。她们就不和她疏远，她自己也要疏远她们了。

近来好像有人来问妹妹的年庚了。美瑛听见了，心里十二分不愉快，并且沸腾着一种嫉妒。有一天下午她由外面回来，刚要进母亲的房里去时，听见母亲房里有客，最初她当是江老二，忙退了回来站在窗帘下窃听。听了一会，才知道是个女客。

“他的家私总在三五万以上吧。吃的穿的，我敢担保，一生不要担心。”美瑛听见女客在这样说。

“做女婿的还在念书？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“在上海念书。他的母亲才对我说，我又忘了，在什么大学念书，还得两年就毕业，……”

美瑛在窗外听到这里，胸口不住地跳跃。苍白的双颊也泛出红影来。她担心母亲说话不能随机应变地把机会错过了。她很想走进房里去马上答应那个媒婆。

“多少岁数了呢？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——人家不追问你的女儿的岁数就算了，你还追问做女婿的岁数做什么事！在大学里读书的还怕有三十四十岁的人么？美瑛暗暗地恨她的母亲多嘴。

“岁数还不多，只二十二岁。”

美瑛想，这是理想的了。

“那比我的大女儿大两岁，……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“男的总要比女的大几岁才好，女人是不经老的。”媒婆的笑声。

“你看我那大女儿怎么样？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“大小姐么？我也见过，很好的。不过……”

美瑛听到这里，有些担心了。她心里想，不过，……”说了后，怎么不爽直地说下去呢。

“我看，照年龄说，配我的大女儿恰恰相当；比我的小女儿，岁数有点悬隔了。”

美瑛心里很感激母亲，同时又大大地失望，她